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八十九至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錄監生臣姚希慶

冊府元龜卷三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請行

傳曰軍旅不辭難蓋食焉無避賢者之節乗時奮庸壯夫猶尚夫漢以來義勇之士或內司戎政或外為邦翰值戎夷之不慿因姦宄之肆慝朝議致討是先擇帥及其詢衆挻然請行精忠感發稜威抗邁鷹揚虎怒霆擊

焱厲賈興師之勇增啓行之氣固足以襲不軌而摧猛敵激雄圖而揚茂烈扶義以往何征不克斯良將之英槩人臣之令範者歟

漢樊噲為上將軍孝惠時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

李廣為郎中令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帝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韓千秋郟人武帝時為濟北相會南粤王及王太后附

漢獨其相呂嘉為亂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千秋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

楊僕為樓船將軍元鼎五年擊南粵閩粵持兩端及漢破番禺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帝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聽詔命也

李陵為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帝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眾步卒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

趙充國為後將軍神爵元年先零諸羌背叛充國年七

十餘帝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帝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也度計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隃遙也三輔言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圖其地形并攻討方畧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帝笑曰諾

後漢賈復為執金吾建武二年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

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酆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酆帝笑曰執金吾擊酆吾復何憂

張宗為偏將軍從鄧禹西征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擁兵

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

陳俊為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陳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叟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

馬援為虎賁中郎將建武二十年擊交趾徼側還謂平

陵人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手中耶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東觀記作矍哉是翁）遂

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
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班超為軍司馬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
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
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
居復願歸附欲共幷力破滅龜玆平通漢道若得龜玆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

谷吉効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絶唯焉耆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絶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

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

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道
耿秉為執金吾章和二年北虜大亂南單于上言願
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因聖帝威神一舉平
定太后以示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
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
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
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
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

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

竇憲為侍中和帝初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憲遣刺客殺暢事發覺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馬融為武都大守時西羌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為衆所嗤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皇甫規為太山太守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紀明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

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降者十萬餘人

魏于禁為平虜將軍時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守延津以拒紹

蜀李恢為别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張嶷為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嶷初自越嶲至成都風

濕固疾扶杖然後能起衆議狐疑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谿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没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殞身

吳周瑜為中護將軍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

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
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
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
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
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
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争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争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事者用兵之患也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

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破曹公於赤壁後瑜屯據江陵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

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晉馬隆為司馬督會涼州刺史楊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絶武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北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

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

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

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
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杜預為都督荆州諸軍事至鎮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
之期武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
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
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
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
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

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
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
臣恐其更難也陛下須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
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不敢
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
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
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
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

是計不出巳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
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
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
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巳來討賊
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
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
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
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宴

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王濬在益州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書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失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臣願陛下無失事機武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

勸又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

祖逖元帝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時帝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

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
毛寶為廬江太守蘇峻作逆祖約遣祖瓔桓撫等欲襲
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
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
庾亮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
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
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
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

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强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事習練乘隙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

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寳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涼州沖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虚致

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湖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為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畧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荊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畧然猥荷重任志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鑒

叅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祲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盛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闞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内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畧深長思筭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

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預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孝石敬從高筭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静以聞會張天錫陷没於是罷兵

宋宗慤南陽人隨江夏王義恭鎮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江夏王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為西安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救區粟和之遣慤慤乃進討破之遂尅林邑後為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大明三年竟陵

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眄帝壯之乃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孟孫祖為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世祖遣軍援之孫祖自占求行

王玄謨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

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繇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患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雒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文帝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説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吳喜為殿中侍御史太宗初即位時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悦即假建武將軍簡

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當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别才爾

南齊劉善明為宋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

後魏晁暉為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頴川公宋平東郡徒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文成不許暉乃為書以大義

責之

刁雍孝文泰常中為鎮東將軍助叔孫建攻青州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入澠水澗以為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宋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鏁連車為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

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疲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

韋珍為北陽鎮將孝文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為前驅詔珍為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

高聰為太府少卿兼太子左率聰以將用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孝文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

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

董紹為右將軍雍州刺史蕭寶寅之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文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若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

任城王澄弟嵩宣武初為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嚣然莫不離背君臣携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

阻兵與竇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竇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平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耀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鋭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巳彰解息之勢巳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

尋克建業乃止

中山王英宣武即位行徐州南齊遣將陳伯之寇淮土詔英為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巳退詔英行揚州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

曰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黒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鎮遐邇長驅南出進扶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毁靡使有遺建業窮戚魚遊釜内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下而為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

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
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咢
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
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
斧若此行有果則取江右之地為經畧之基如脫否也
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巳
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
司為之節度

尉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燉煌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為效弗許後又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孝文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

賀拔勝孝明正光末從其父度拔鎮武川為賊所陷南校洒州為爾朱榮所得遂委質事榮時杜雒周阻兵幽定葛榮擄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何如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

思効力以報知己今蒙驅策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為鎮遠將軍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後從榮入雒以定策立孝莊帝功累遷撫軍元顥入雒陽孝莊出居河内榮徵勝與爾朱兆先渡大破顥軍遂保莊帝還宮拜武衛將軍

李苗為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南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僚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

烈士効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與馬詣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絶没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没

北齊潘樂有膽畧神武出牧晉州引爲鎮城都將後破

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行而止

及韶爲冢宰平原郡王後周宇文護遣尉遲迥等襲雒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武成召謂曰今欲王赴雒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鎭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闚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武成曰朕意亦爾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

大將共量進止

後周陸勝為武衛將軍既為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

韋孝寛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喜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又孝寛為驃騎大將軍時孝武東伐孝寛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寛無以鎮之乃不拜

趙剛為利州總管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畧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

隋高頻為高祖相府司録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寛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頻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帝旨遂遣頻焉

韋沖初仕後周為上儀同時稽胡屢為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

郭衍初仕後周為車騎大將軍建德中武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

皇甫績開皇中為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帝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

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帝嘉其壯志勞而遣之

楊素開皇中為御史大夫時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後為内史令討江賊李稜等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搆妖逆雖經殄戮民未

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内史令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

吐萬緒為東平太守煬帝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

唐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武德五年從太宗擊劉

黑闥雖水人以城來降王君廓鎮之為賊所攻君廓知其不可守潰圍而出太宗謂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自謂曰願以死守因遣之士信率輕騎直入城賊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數日土人引賊上城遂為賊所害李靖為特進貞觀九年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為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悦即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

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餧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太宗將伐遼召靖入閤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吴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

棄老臣病其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

張亮爲刑部尚書叅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乃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會焉耆王與西突厥通親相爲唇齒進貢稀至孝恪表請擊之太宗許焉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虜其王齒龍突騎支而還

婁師德上元初爲監察御史屬吐番犯塞制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

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

李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兼魏府左司馬時王武俊攻趙州晟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次引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秀洪曾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兵而去

柳公綽為鄂岳節度元和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

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

李愬為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元和十一年冬以討蔡州之師久無成功愬乃抗疏自陳乞師一旅將殄寇孽宰臣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拜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鄧等節度觀察等使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憲宗與宰臣議

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年雖捷奏頻來寘巢未殄度夫
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羣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
為便惟裴度不言利害奏曰臣請身自行營督戰明日
延英復對宰臣俱退帝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
乎度頫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帝亦為之
感動度奏曰賊巳力困但以羣帥不一故未降爾帝深
嘉之遂加度招討使奏曰韓宏巳為都統臣不欲受招
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為彰義章節度蔡申

兇觀察等使仍充淮西行營宣慰處置
史敬奉靈武人少仕本軍爲衙將元和十四年西戎頻
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
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
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佗道深入突
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
紀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使長慶元年秋幽鎮繼亂遜首請

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遂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君而至繇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

李載義為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討同捷以自効帝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

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使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率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師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

高瑀為忠武軍節度使太和六年二月瑀奏請出全軍討滄州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五月從諫奏請出全軍討鎮州

楊元卿鎮河陽太和三年七月元卿請奏自領全軍赴魏博即日發赴行營

梁尹皓為夾馬指揮使開平元年令於山北促生先時并寇屢擾邊州太祖欲擒俘以挫其勢皓首出應召遂

賛而遣焉

後唐張全義在梁為天下副元帥時末帝季年趙張用事以段凝為北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啓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伏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

安重誨為樞密使長興二年伐蜀明宗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

不得一㪷謂侍中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重誨奏曰此臣之責也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翌日遂行

劉燧凝為隰州刺史長興四年燧凝至京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具言何如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

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蘆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部反襲從進騎從七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牙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為虜嗤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州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燧凝之説非也燧凝不能對良久入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

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燧凝恃内助之恩恐并
阻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燧凝之行
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燧凝請立奏
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燧凝
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燧凝輕行乃
止

孫鐸為金州刺史清泰二年鐸聞討太原上表請行不
允

周陳思讓為磁州刺史開運二年思讓上表乞北面征行

周薛懷讓初仕後唐為申州刺史清泰二年懷讓乞罷郡赴代軍陳力不允廣順元年為同州節度時方征井寇懷讓上言請行

李筠為相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十一月筠上言乞西征詔褒之

劉詞為邢州節度廣順元年十二月上言乞西征

唐景思為鄧州行軍司馬受代歸闕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帝馬前距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壹䮭以覲臣之效用帝

鎍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卒數千署為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淮上

冊府元龜卷三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三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誓師　警備

誓師

夫戎者國之大事將者人之司命故周官有五戒千車存乎軍禮兵法有三誓交亦所以致志斯蓋申嚴師律重用民命者也三代而下曷嘗去兵乃有奉辭董衆恭

行討伐糾義赴難志翦凶慝飭桓桓之旅勵逐逐之氣躬秉旄鉞職在旗鼓忠果內激稜威旁鶩敦陳成列抗詞出令聲氣慷慨士衆聳勸誠心濬發怒氣兼倍用能摧堅履險而無憚取亂侮亡之必克率和毅勇以集巨伐斯葢經武之大猷治戎之善志者也傳曰辭之不可以已又曰動人以行不以言自非由衷激憤精意感厲亦何以致人之死力乎

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絶太康之後

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征

曰奉辭罰罪曰征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胤侯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告於眾曰嗟予有眾誓勑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官師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失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其職服大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沉亂于酒畔官離次沉謂醉冥失位次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矣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無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　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大公望從武王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駟車也以先駟車益

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既會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命不喜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討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隷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免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官之重數王四重君再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

兆域葬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子將戰簡子廵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

後漢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吳漢為大司馬率諸將圍蘇茂於廣樂時劉永將周建救廣樂漢與戰不利墮馬傷膝還宫建等遂使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

然褁劍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
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
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建武十二年
漢與諸將伐公孫述漢乗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
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袁
吉將衆十萬許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人
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

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傅俊為積弩將軍禮請鄧惲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張超為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為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誅滅國賊為天下倡義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使洪詣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

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墜賊臣董卓乘隙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晉郗鑒為大將軍徐州刺史時蘇峻為亂京師陷沒鑒

聞之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歸依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討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神明殛之鑒登

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

前秦王猛為司徒録尚書事將兵伐慕容暐既陷并州暐遣慕容評率四十萬衆以救之乃陣於滑源猛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加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梁王僧辯為江州刺史侯景僭逆僧辯發自江州直指

建業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

隋衛玄字文昇爲刑部尚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旣度函谷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於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

漸被海外楊玄感狐負聖恩躬為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

唐韋陟為江南東道採訪使肅宗至德中江東永王擅起兵詔陟為江東節度使以招喻之陟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揺人心安危實在兹日若不齊盟質信

昭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
推塡為地主遂為載書登壇誓衆曰淮南節度使御史
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糺合三垂翦除凶慝好
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無克生育皇天
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陟等詞旨慷慨血淚俱下三
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記忠烈
張巨濟為神策軍使與兵馬使楊惠元鎮奉天德宗初
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御望春樓親誓師

以遣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勲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茍未戎捷無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他軍無子遺惟惠元一軍瓶罍不發帝稱歎之

李晟興元初為副帥討朱泚屯兵渭橋帥三軍曰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屬車西幸闗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寇孽取富貴非

士也渭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欷流涕

帝皐為御史大夫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德宗幸奉天皐遣從父兄平及弁繼入奉天城中聞皐有備士氣增倍皐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主安能恤下皐是用激心

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殆於子孫其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於吐蕃以求助朱泚既滅授右金吾衛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馬燧為將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

警備

書曰儆戒無虞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蓋古之善將兵者曷嘗不堅壁深壘整衆敦陣險其走集明其伍候先據要害以占埶勝為之備豫防乎侵軼以治而待亂以逸而待勞保於未危制於未兆因能摧勁敵集巨伐糾合羣志輔成大業守境者克寧其封守備患者無憚乎天癘斯所謂固圉重閉眞古之善敎哉

史駢晉人為上軍佐秦伯伐晉晉人御之從秦師於河

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倚相為楚左史楚伐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見星倚相謂子期曰（子期公子結也）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反

李牧趙人為邊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漢郭亭為連敖從高祖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秦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

李廣以邊太守將屯及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時七國反亞夫東擊吳深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吳數挑戰終不出頃之吳奔壁東南陬陬隅也于後切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

後漢杜茂為車騎大將軍光武建武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今代州縣也）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

於鄧彭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豐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馬成為楊武將軍建武十三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

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耿秉為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魏夏侯尚為征南將軍假節督南方諸軍事時孫權雖

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後權果有貳心

滿寵為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

吳呂據為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

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孫韶吳帝族弟河之子河為嬀覽所殺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及大帝稱尊

號部為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
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
晉蔡謨為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
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
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船者賞布千疋是
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乗鎮守八
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
筭畧

馮宏為北燕馮跋將馮弟萬泥叛宏與將軍張興計之興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宏乃密遣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

南齊蕭景先為持節督司州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魏軍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魏相構扇魏尋遣南部尚書頻跋屯汝南雒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

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為聲援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

陳周文育為智武將軍文帝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嚴寺帝夜往趨之因共立柵頃之彪又來攻之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尅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為河內鎮將宋武帝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

候不通宋師憚之不敢前進

司馬楚之太武時為散騎常侍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絶糧蠕蠕乃遣姦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爾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帝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

將軍

古弼太武時典南部奏事與劉絜屯五河北以備叛民

盧淵為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敕諸戍微為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繇備得全

尉元為冠軍將軍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皮豹子為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

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來報復發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于烈宣武時為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謀反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帝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勑烈子忠馳覘

虛實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以慰悅

曹世表為左軍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汾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葛榮五原叛黨

司馬子如為爾朱榮司馬軍次高都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北齊斛律光後主武平中為并州刺史率衆築平隴衛

壁統戍等鎮戍十有三所

後周王思政為驃騎將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幷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并多積柴仍遠道斥候知其動

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
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
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
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高熲為監軍尉遲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
熲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欲上流縱大桃熲預為木栒以
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
獨孤楷仁壽初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文帝徵

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
秀果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
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為知楷不可犯而止
乞伏慧為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慧於是嚴警
烽燧遠為斥候虜亦素憚慧名竟不入境
蘇夔為鴻臚少卿從煬帝幸鴈門為突厥所圍夔領城
東面事夔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
功進位通議大夫

唐劉宏基武德中為井越將軍會突厥入寇宏基率步騎一萬自幽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

薛萬均為左屯衛將軍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萬徹率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合為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

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為容衛

黑齒常之高宗調露二年吐蕃寇河源河西鎮撫大使李敬玄敗績常之為副使頻有戰功擢為河源軍經畧大使詔敬玄留鎮鄯州以為之援常之始令遠置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戰守有備

吕諲上元元年為荆州節度因請於荆州置南郡改州為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口及至鎮

又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隷湖南岳潭衡郴道邵連七州黔中之涪州並管於江陵

李晟德宗興元初為副元帥討朱泚既收復京城晟令葢涉領兵屯於白華以備苑囿尚可孤屯于望仙門駱元光屯于章敬寺南晟以牙兵三千人屯于安國寺南

駱元光為華州節度貞元三年侍中渾瑊為吐蕃會盟使元光以兵赴之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命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竊以潘原堡去盟所六七十里蕃

情多詐侍中儻有急我何繇知之請次為營以虞其變城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竟與同進城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城之濠柵可踰焉及城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城之至也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城既入賊追騎乃退元光乃先進輜重次與城俱退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以為有將帥之風焉

曹王皋為襄州節度練兵積財儲糧修車帀廻紇馬以益騎兵

馬燧為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䝉猊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范希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為盜日入慿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惶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元置義方渠馬領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雒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悅

高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劉闢崇文初為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

晉華為襄城鎮將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克淮西

宣慰處置使八月甲申至鄜城初度過襄城南白草原賊以驍騎七百邀之華先是戒嚴賊折其鋭而還

李祐為夏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統所部四千赴長澤鎮以備邊寇

高丞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邊丞請軍寧州以備之

李載義為太原節度使太和九年九月戊申奏差兵三千人防遏當界吐渾部落

梁高萬興為延州刺史開平三年九月奏邠鳳賊百騎至韓家寨鄜州請添兵於本佛寨犄角備禦

後唐史儼唐乾寧中從武皇討王行瑜師次渭北武皇遣儼率五百騎䕶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迸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

田承肇鎮晉州上言覘知綏州銀州會兵未知所向謹戍兵斥候

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末帝貞明元年禦晉人於洺州率兵至鄩乃趨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邀擊却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湟自華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

以魏之臨清積粟所在引軍將據之遇將周陽五自幽

晉李周初仕後唐武皇為安霸都指揮使率兵屯臨河楊劉莘縣所至與士卒同甘苦不嚴而整善守備梁軍望其樓櫓如九天之上不知所攻

周孫漢均為絳州廣順元年二月言州無守禦兵士今欲抽鄉兵千人防城從之

陳思讓廣順元年三月奉詔率兵往磁州控扼黄澤路十月甲寅淄州言萊蕪鹽為草寇奔衝城壁無可固禦欲率兵五百板築從之

劉詞為邢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并寇攻晉州詞言上進請改柵并寨為大城寨至馬嶺寨巳來排烽火

册府元龜卷三百九十